

老棉鸭飞上天

赵 沛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五年级学生丁荣，人家为什么叫他“老棉鸭”呢？

原来，他在一次数学竞赛考试中得了个老棉鸭下蛋——20分，拖了全班的后腿。有的同学看不起他，讽刺他，连原来的好朋友也不高兴睬他了。丁荣不甘落后，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发奋努力，刻苦钻研。“老棉鸭”终于飞上了天。在又一次数学竞赛中，丁荣取得了优秀的成績。

老棉鸭飞上天

赵 沛 著

庄俊豪 黄全昌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625 字数 24,000

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747 定价：（三）0.13元

—

丁荣脑瓜儿上顶了只匾子，匾子里放了只盛着面粉的小桶。他两手抓住匾子，光脚丫啪嗒啪嗒地踩着机耕路，到面坊去摇面。

经过住在河湾里的田金家，他停住脚，站在槿篱外，嘴里打出一串百灵鸟的鸣啾。要是在往常，那瘦精精的田金一听到“鸟叫”，就会拎着面粉篮，象蚱蜢一样快活地纵出来。可是今天“百灵鸟”叫了几十声，也没见“蚱蜢”的影儿。丁荣迷惑地眨眨眼，一阵风地向大队面坊跑去了。

面坊在前村山坞里。在这麦收时节，这里可闹猛哩。人们不是来摇面，就是来轧皮子。

丁荣跑进烟雾腾腾的屋子，见到只有龙生奶奶一个人在呼哧呼哧地摇面。他一个虎劲跳上去：

“奶奶，让我来！”

说着，他就抢过摇柄，摆开弓步，咯吱咯吱地摇

1

起来。那雪白的面条，就象一股小瀑布，嗦噜噜地直泻下去，只一忽儿功夫，就摇好了。

“娃，谢谢你啦！”龙生奶奶乐呵呵地挽着面篮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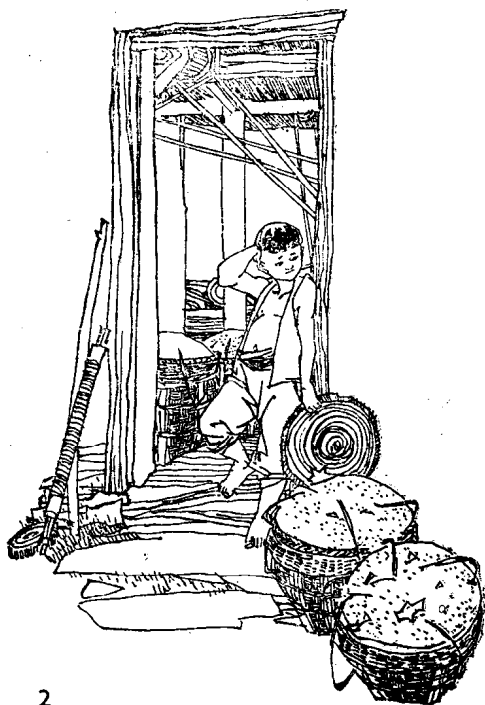
丁荣抹了把脸上的汗珠子，又帮后来的长根老爹、福林婶婶摇好了面，才见田金拎着面粉篮，一纵一跳地出现在村口桑园后。他身旁还多个矮笃笃的朋友呢。那是后村的龚凯。龚凯挽了只胀鼓鼓的人造革手提包，显然也是来摇面的。他俩勾肩搭背的

可热乎呢！

田金和龚凯都是丁荣的同班同学。丁荣快活地跑到门口，挥着被粉沾得白花手的手，向他俩招呼着：

“快来呀，我等你们一块儿拌粉！”

本来田金只要一瞥见丁荣的



影儿，就会一步三蹿扑上来。而现在，田金的耳朵象被面团塞住了，眼睛象被桑叶遮住了，头也不抬，只顾唧唧呱呱地跟龚凯说着话。龚凯大脑瓜儿昂得高高的，梳得一顺倒的黑发被风儿撩得直直的；他挺起了胸部，鹅黄色球衫上新印上去的红色“1”字，显得分外耀眼。

“干嘛不理我呀？”丁荣撩起被汗湿透的毛蓝布小短褂，不停地扇着风。他的心窝里飘上一团雾。

田金和龚凯已走到砖场上了。丁荣又大声地呼喊他们，可他们还是大声小声地唠呱着，好象眼前压根儿没有丁荣这个人似的。

丁荣委屈地垂下脖子，慢腾腾地回到屋里。那满屋子飘浮的粉沫子，象谜一样闪出暗淡的微光。他把粉倒进缸里，用葫芦瓢舀了几勺水，一边拌着粉，一边心里在想：前天他们三个人在花溪洗冷水浴时，还挺亲昵地抱着石头，在水下竞走呢，今天怎会不理睬他了呢？嗨，他明白了，昨天学校里五年级七个班举行数学竞赛，龚凯得了冠军，而他却考了个末名，大概他们嫌他成绩差，才不愿跟他搭道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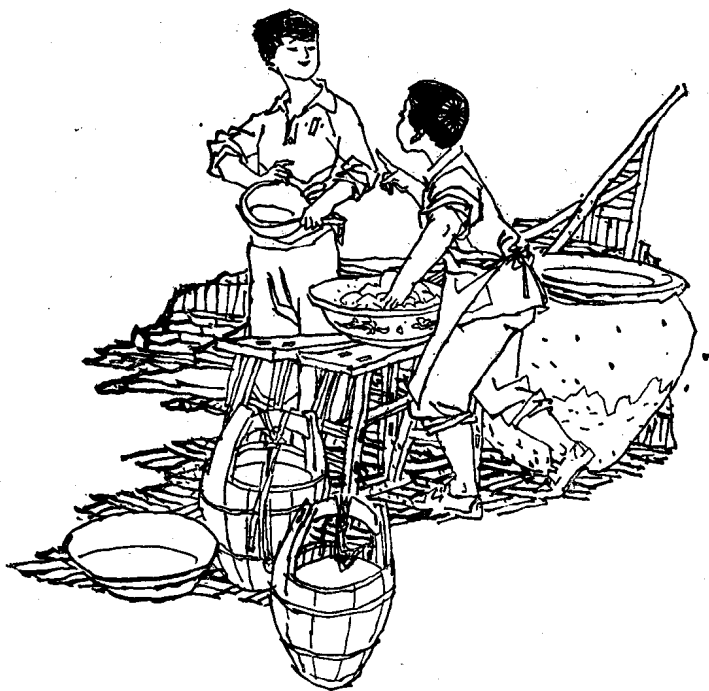
丁荣是个自尊心挺强的孩子。以往他和田金最要好，但这一年来，他们之间的友情，却常常象寒暑表上的水银柱，随着学习成绩的好坏忽儿高，忽儿

低。这学期丁荣的语文、英语成绩都提高了，只是数学还上不去。但这也不能一个馒头就吃成大胖子呀！他很想跟田金讲道理，但又不愿意在神气得象公鹅似的龚凯面前，表现出自己的低声下气。他睫毛上挂着两颗泪珠儿，呼溜溜一阵风地摇好了面，把面匾子往头上一顶，有意把光脚丫踩得呱呱响地走了。

田金确实是象丁荣琢磨的那样不睬他的。今天上午，当满头白发的老校长宣布数学竞赛结果，郑重其事地把一面绣着“学好文化，攀登科学高峰”的锦旗授给五甲班班长时，全场的鼓掌声呀，锣鼓声呀！真象要把大会堂屋顶给顶穿呢！五乙班的学习委员田金，这时浑身就象被蚂蚁咬了一样，又窝火，又憋气。要知道，五乙班虽然出了个得满分的龚凯，但由于丁荣考了个老棉鸭下蛋——20分，就把全班的总分拉下来，跟五甲班相差了三分。他就这样对丁荣有了疙瘩，因此，宁可绕几条田岸到后村找龚凯一块儿来摇面，也不愿跟“老棉鸭”在一起。

这会儿田金呼哧呼哧地在缸里拌着粉，对双手叉着腰的龚凯说：“嗨，朋友，要是我们班里个个都象你，别说全校第一，全县第一也稳捞捞呢！来，面粉太干了，加瓢水！”

龚凯把水哗地朝粉缸里一倒，挺神气地撇撇嘴



说：

“哼，哪会个个都是聪明脑瓜儿的。要这样，大家不都成了陈景润！”

“嗯，说得满有理。但是秦老师不这样想呢。她不是说有个叫张广厚的数学家，在小学里数学也不好呢，后来下了苦功钻研，就赶上去啦。她还说，天才出自勤奋——喂，糟糕，水太多了，嫌烂了！”田金看到周围等着好多拌粉的人，急得又搔脖子又拍屁

股，一搔五条粉道道，一拍一个白印印。他想起拌粉拌得不湿不干的丁荣来了。

“你这个小鬼，只顾嘴里，不顾手里。”一个老大爷在一旁咕噜开了，“要等你湿粉干了上机，大伙儿只好把两个拳头垫肚肠喽。来，让我把粉倒进去，一块儿拌吧！”

二

夏天，白鹭村的人们吃晚饭的时候，总爱背上插柄大蒲扇，臂弯里抄张小板凳，嘻嘻哈哈地坐到河滩上来。这里不但有婆婆多姿的合欢树和枝条倒垂的柳树，还有从河谷里吹来的风，带着六月桃成熟的甜丝丝的清香，把人们一天的疲劳呀，暑气呀，都吹得干干净净。大伙儿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快活地唠呱着，哪个队里的三麦多得撑破囤啦，哪个队里浇水全部用上喷灌机啦……

丁荣端了一大海碗撒满葱花的面条，穿过竹园，来到河湾里。田金也正端了碗面，坐在河对面的船头上吃着。他两只光脚丫荡在水里，划出一个又一个圆纹纹。

“嚯丽滴丽嚯嚯——”丁荣发出一声百灵鸟的打

鸣。

田金荡在水里的光脚丫，象给金爪蟹的大螯钳住了。他气呼呼地转过背去，只是呼噜呼噜地把面条往喉咙里送。

丁荣脸蛋儿象给牛虻叮了一口，心窝里乱了一阵，但又马上平静下来了。他嘴角上挂着一缕甜蜜的笑意，走到这边河滩上的船里，在船舷上坐下身来。他瞅瞅漂浮在水面上的野菱头、棉条草，故意惊讶地喃喃自语着：

“咦，奇怪！田里的黄豆呀，棉花呀，玉米呀，水多了要发烂；这河里的野菱头呀，棉条草呀，水浮莲呀，水花生呀，整天价泡在水里，干嘛不会烂呀？”

故意把背儿弓得象虾米的田金，知道是丁荣在逗他说话。他好奇心挺大呢，嘴巴儿痒丝丝地真想回答他的问题，但鼻子里冲出一蓬烟，嘴唇又象老虎钳一样咬紧了。

一只机帆船蓬蓬蓬地开过去了。螺旋桨卷飞起来的浪花，被晚霞映得象千万颗美丽的钻石，高高地激溅起来，又象雨点儿一样撒入水里。丁荣又故作惊讶地说：

“哟，稀罕，霞光映着水珠儿，怎么会变得花花绿绿呀？”

田金的嗓子眼儿里，痒得象有十万八千只小虫子在爬了。他怎么也憋不住了，但冲出口来的，却是一句气话：

“谁跟下蛋的老棉鸭说话呢！”

丁荣象给大马蜂螫了一口，脸蛋儿一阵红，一阵白，怔了半晌，说道：

“你算好，考第几名？”

“九十分，十四名，虽然不理想，可也不象你考个老棉鸭下蛋呀！”田金身子直扭过来，眼窝里象长了两把麦芒，全是刺儿。

丁荣并没有畏缩，也直直地逼视着他：

“你考得比我好，我得向你学习，可你知道不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叫什么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，叫珠穆朗玛峰！”田金象甩了颗手榴弹。

“那么，你能不能说出它原来是怎样的，现在有多高？”

“你拉长耳朵听着吧，它二十亿年前是个大海，现在有八千八百四十八米高！”

“算你说得不错，可是你知道它是不是到了顶？”

“这还能不知道，珠穆朗玛峰还挺年轻哩，它还在朝上长！”



“这就对了，珠穆朗玛峰还在变化，可人就不会变化了吗？”

“当然会变喽。”田金的光脚丫挑出一朵大浪花，“连三岁娃娃都知道，人是猴儿变成的，猴儿是——哟，”他象发现了什么似的，直蹦起来嘻着说：“你呀，是从人变成了老棉鸭！”他竟哼起调调儿来啦：

老棉鸭呷呷，
跑到娘家，
娘家没有菜，

老棉鸭下个鸭蛋！

丁荣的脸蛋儿憋得象红漆葫芦，说话的声音象瓷盆上敲出来的：

“你少挖苦几句好不好！我过去学习成绩不好，是因为不用功。那是给‘四人帮’坑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看着吧，我不会永远做老棉鸭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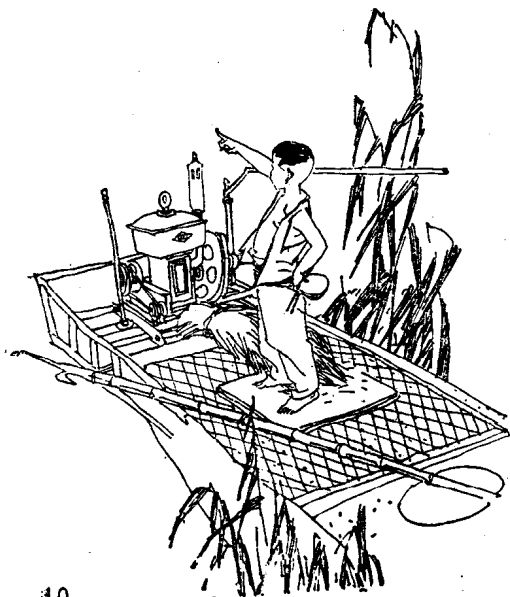
田金脑瓜儿一摆，没好气地朝流水深处的一群野鸭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

“哼，但愿你这倒数第一名的老棉鸭，会变成飞得高高的天鹅！”说完，他把两条腿从河里缩起来，一

下蹦到岸上，端着空碗跑了。

蓝幽幽的暮色从远处林梢上飘落下来，河面变得细长弯弯了。

丁荣心窝里丝丝发颤。他瞅着一群群



象小旋风一般卷进河边芦苇丛里的芦喳喳，眼睛里旋转起水花花来了。

三

五年级的数学老师秦美珍，虽然穿了厚底的栗色皮鞋，个儿还是不高。但她瘦小的身体里，象燃烧着一团火，同学们在她身边会感到热呼呼的。她不但讲课生动活泼，而且能摸透每个同学的思想、爱好和脾性。数学竞赛分数公布的那天，她跟丁荣细细地谈了番话。今天傍晚，她摇着那把麦秸编的扇子，又来到田金家里。

“秦老师！”田金



从屋里迎出来，亲昵地叫了一声。他很敬爱秦老师。可是，他知道今天秦老师准是为他跟丁荣闹别扭来的，因此脖子一拧，两眼瞅着光脚丫上的泥巴，摆出一副准备挨批的架势。

但是秦老师脸上却笑悠悠的。她用扇子拍拍田金黑油油的背说：

“哈，吃了苦药啦，嘴翘鼻头高。来，我们来合计合计，怎样通过这次的数学竞赛，把班里学数学的气氛搞得更浓。考得好的要继续努力，考得差的，我们也要帮助他们赶上来。”

田金活泼起来了，手儿得劲地一舞：

“考得好的，还用担心嘛，都是过得硬的金刚钻。要担心的就是那几个鸭哥鸭妹。这次平均分数要不给他们拉下一截，锦旗还不挂在我们教室里！但是要这几个人飞起来，那比赶鸭子上架还难哩！”

秦老师眯起眼睛望望他：

“他们有的眼下是丑小鸭，可将来说不定是美丽的天鹅呢。你知道安徒生吗？他是个了不起的童话作家，他写到一只丑小鸭，刚生下来时，周围的伙伴看不起它，讽刺它，欺侮它，但后来它终于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。所以我们不能看不起眼前还是‘丑小鸭’的同学，而应该伸出温暖的手来，给他们添上



力量，让他们更快地飞起来。至于眼前考得好的同学，要是他们自己不再努力，认为自己脑瓜儿聪明，有才能，劲儿放松了，那么，金刚钻说不定会变成锈刚钻哩！”

看到田金低下头不响了，秦老师又接下去说：

“我想我们是不是办一个墙报，就叫做‘数学园地’，登一些心得体会呀，数学的应用呀，数学课外读物介绍呀，引起同学们学数学的兴趣。你是班干部，是不是先动动脑筋，看看怎么样把不同类型的同学



都组织进来，把墙报办成一个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园地！”

田金听了很高兴，但又有点顾虑，说：

“老师，办数学园地是好，但是怎样把不同类型的同学组织进来呢？难道叫那些老棉鸭也来写稿吗？叫他们写 $4 = 2 \times 2$ ？”

秦老师没有马上回答。她看着象一群群大雁在河面上低低飞过风帆，眼睛忽然活动起来，启发说：

“田金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变化的。你看，那船忽儿前，忽儿后，不正是人决定的嘛！”

田金听了，象是懂了，又象是没有懂，眼睛眨巴眨巴的，看着前面河里飞驶过去的船帆。

四

秦老师一走，妈妈的声音从屋里喊出来：

“田金，舅舅来啦！家里鸡蛋刚卖掉，你到丁荣家去借几个鸡蛋。”

田金一听去丁荣家，嘴巴就象蛤蜊一样鼓起来了：

“妈，我到河里放钓钩吧，鸡蛋哪有鲜鱼活鳊好

吃!”

“这么晚了，还钓得到吗？”

“越晚鱼儿越会上钩呢。我保险钓上半虾笼尽你炒炒爆爆!”

“好吧，让我先冲一碗甜酒酿给舅舅点点饥。要是你钓不到，还得去丁荣家借鸡蛋!”

田金快活地拿下挂在壁钉上的钓钩，借着微光，把早就浸胖的麦粒穿上钩子。他弄完这些，背上虾笼，把一只腰圆型的红漆菱盆一顶，就光着脚到河滩上去了。

河滩上静悄悄的。月光洒在河面上，象窗户纸里透出的灯

